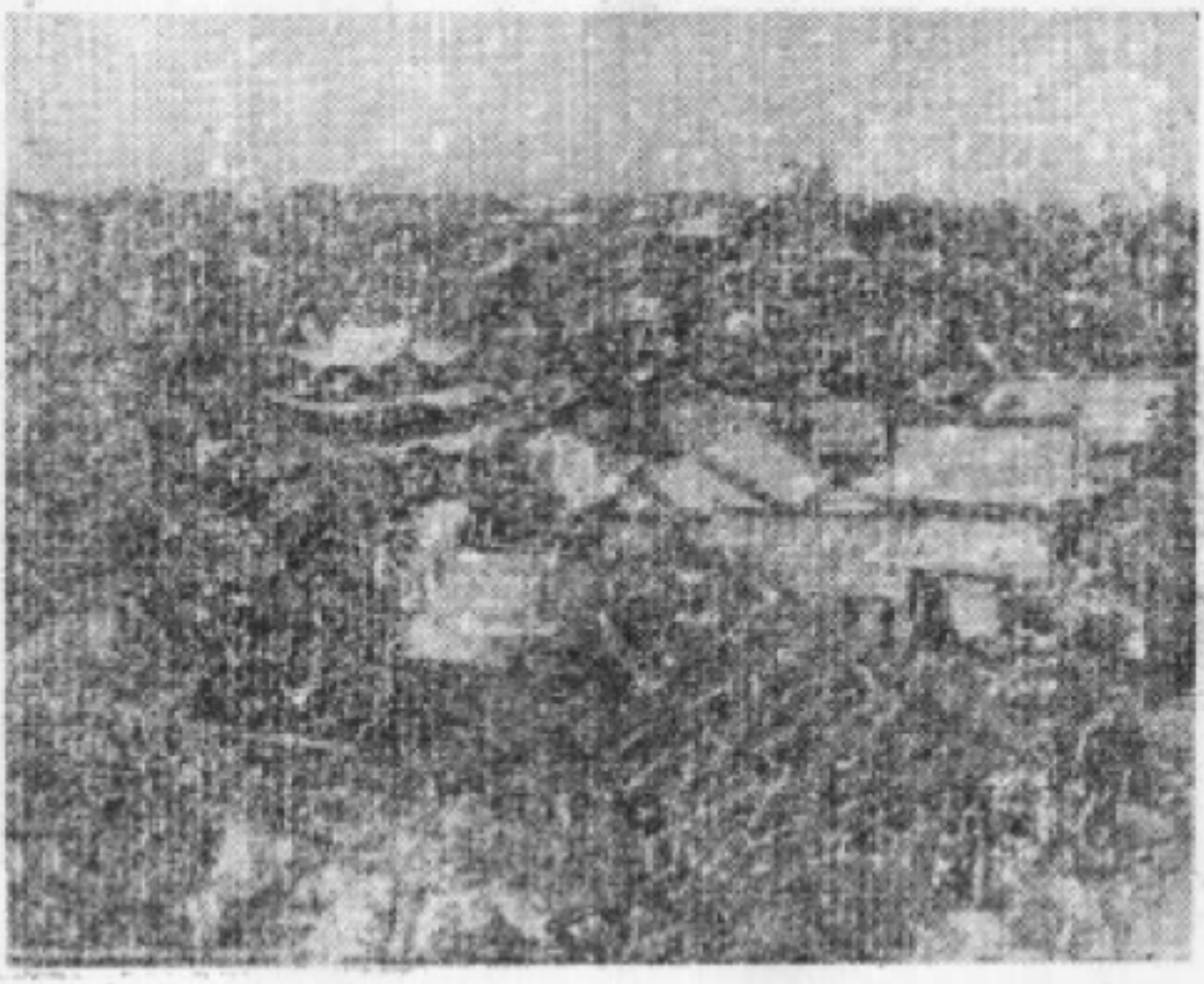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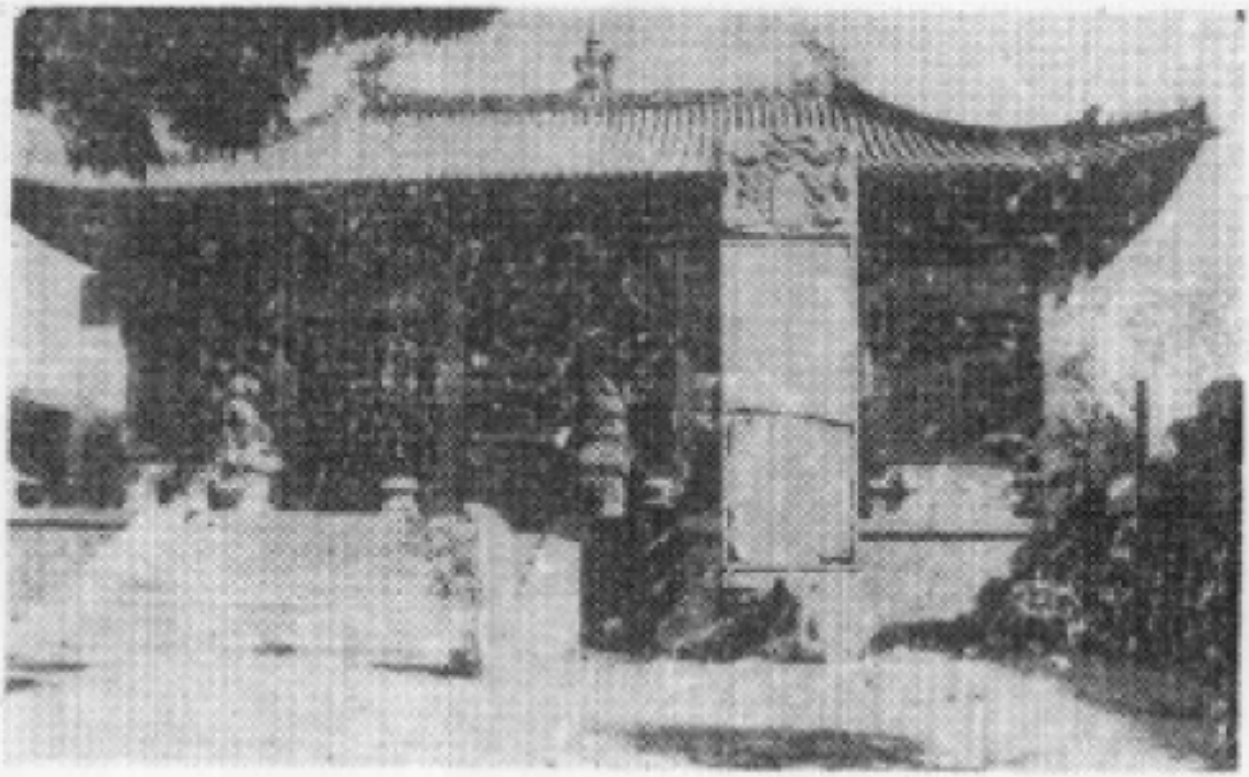


风穴寺全景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昔日大成殿　今日博物馆

目　　录

一、临汝镇阎家纪闻……魏小游（1）
二、阎阁岑伏法始末……左宗濂（9）
三、阎竹林抢杀我家的经过……王晓岚（13）
四、国务总理赵秉钧轶事片断……赵纯厚（17）
五、豫西师管区司令部在临汝被击溃的经过……毛汝采（22）
六、回忆冯玉祥将军二、三事……雷肖斋（30）
七、河南省立临汝中学十年教育回忆录
（1937年—1946年）……张宗阳（33）
八、“水、旱、蝗、汤”之我见……丁盛福（37）
九、临汝县童子军简介……郭德化（42）
十、戴民权轶事……梁廷松（46）
十一、青瓷之花汝瓷为魁……张天庆（48）
十二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临汝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……（54）

临汝镇阎家纪闻

魏少游

阎曰仁兄弟六人，子侄很多，世居县城西六十里的临汝镇。民国前后，在本镇开设粮行和车马厂，自己有大车四、五辆，贩运粮食和盐，并代人运输货物，很能赚钱。民国初年地方秩序混乱。徐逢春、牛朋安聚众数十人架杆为匪，打家劫舍，劫路绑票无所不为，素和阎家勾结，乡人受害很大。当时第六镇协统周符麟带北洋军驻扎洛阳，群众会商联名往洛阳请求周进驻临汝剿匪，并严办阎曰仁兄弟通匪之罪。阎听到这个消息，大为惊慌，打算携同眷属逃避远方，以免祸及全家。他的兄弟多不赞成这样行动，以为目前虽可逃出，丢掉财产事小，将来怎样结局？不如冒险和土匪一拚，胜则转死为生，败也落个打匪而死的美名，遂决计摆好酒席请徐、牛等人到阎家粮行共议成立临汝镇局子之事，把别的匪徒安置在外处，这些匪头，毫无戒备，吃得大醉后，阎曰仁弟兄和心腹伙计各备砍刀一把，一齐动手，抱的抱，砍的砍，土匪头子全被杀死，跟随的匪众也捉的捉了，跑的跑了。阎曰仁就连夜跑到洛阳见了周符麟报告他兄弟们诱杀杆匪的情况，并恳请火速进兵清剿余匪，周符麟大力嘉奖并亲自带兵驻临汝镇进剿。阎曰仁就变通匪为杀匪，不但无罪，而且有功，从此站住了脚，恶势力也大大发展起来了。

周符麟驻临汝镇几个月，需要粮秣数量很多，这就又给阎曰仁一个发财的机会。阎素有鸦片烟瘾，阎千方百计痴各处搜

寻鸦片，这一大盒没有吸完那一大盒就又送来，吸不完的就收藏起来。周每日三餐都是上好酒席，山珍海味无所不备。所有军官以至士兵都是按等级分别招待，各如其分，把周恭维得头脑发昏。阎取得周的信任就狐假虎威借机报复，对于平日反对他的人秘密报周，说是通匪，派兵抓来就枪决了。谁托人向阎曰仁行贿他就向周代为解脱从轻处理或立即释放。当时支应军队所有粮秣吃食及一切费用，阎曰仁不但不拿出分文，反任意向临汝镇附近各区浮派几倍之多，军队虽按物发价，阎曰仁却一文不发，就地多派的东西和军队所发的价款尽行饱入私囊，侵吞之多不可数计，人所共知，也不敢向他算帐。阎曰仁还借协助军队剿匪之名，向各区抽调些人和枪，又在浮派款项之内拿出一部分，买些枪枝作为私有，经常在临汝镇寨内养团队二百多人，为他看家守寨，所有款项都是向各区摊派，权势日益强大。

一九一四年毅军冀长赵倜带兵到临汝、宝丰、鲁山一带剿匪，首先进驻临汝镇，阎曰仁对于赵倜比对于周符麟尤为恭维，除供酒席鸦片外，还赠送许多珍贵皮衣并绸缎衣料和参茸补品。所有赵倜的部下军官及护兵也都有馈赠，人人满意。赵倜对阎曰仁大加赏识，认为精明能干，才堪大用，后来赵倜任河南督军兼省长时，就委任阎曰仁为巡缉营统领，驻在京汉铁路许昌、信阳一带，为赵倜采购军粮，扣有火车一列，名为专供运输军粮，实际阎曰仁就把这一列车作为他贩运私货并代商人运送货物之用。当时火车缺乏，商人运货须向路局行贿才能装运。许昌巨商牛敬亭因贿阎曰仁的车皮，就发了大财，阎曰仁赚的钱更不数计了。阎曰仁既升官又发财，他的三弟阎曰礼、四弟阎曰智仗恃阎曰仁既是军官又是赵倜跟前一个红人，真是如虎附翼，在家乡横无忌惮，为所欲为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阎曰礼奸诈险毒，谁要是接近他，谁就要吃他的大亏，所以人都称为三蝎子。赵春秋也是阎家兄弟窝藏过的匪首，自阎家兄弟把徐逢春杀死后，赵春秋就独树一帜，颇为猖獗。临汝镇西南附近有一个郝寨防守很严，各村富户多迁入寨内，以逃匪乱。不料一九一三年夏，被赵春秋把寨攻破，打死的人很多。阎曰礼开有一个放帐铺和这些富户有银钱来往，大概知道他们的田地都在什么地方，有多少亩。郝寨一破他兄弟连夜假造一些借约，上写某人借多少钱，而且都是以田地作抵押的，凡被匪打死的人，都是在他的放帐铺内有借款，有借约，有中证，有帐簿，样样具备。于是这些家的田地就自然归他所有了。乡里虽明知道没有这回事，但谁也不敢说一句闲话。

无论什么人要是有一小块田地邻近阎家，谁就要倒霉。阎曰礼交待佃户今年把这地犁到他的田地一些，明年又犁去一些，不到很长时间，就把这块地犁完了。传说阎曰仁有一次回家扫墓，他有一个旧友去看望他，谈到家庭琐事，他的旧友说："我的老婆很没成色（土语就是不好的思意）活着好串门子，不料死后仍是好串门子。"阎曰仁听出话里有话，立即把阎曰礼叫到面前大加训斥。随即叫把这块地划出来仍归他的旧友，这不是一件奇闻吗？

阎曰仁兄弟们的势力，在临汝镇虽可独霸一方，但他的野心很大，要把他的恶势力扩张到全县。民国初年县境土匪猖獗，县城时在危急之中，阎曰仁乘帮助剿匪之名，把他二弟阎曰义荐给县长，充任全县民团大队长，借此好和县长勾结，假县政府之命令，指挥各区团队以便达到他独霸全县之目的。不料阎曰义和各区尚无联系好就调各区团队赴汝河以南剿匪，各区团队俱都观望不前。阎曰义遂陷入匪围，被打死。阎曰仁的野心不但未遂，反把阎曰义的生命送掉。

阎日仁的四弟阎日智外号阎四模糊，他所用看家壮丁，大半都是土匪，每日以巡路为名，遇有单身客商就拦路抢劫，若要抵抗，立即打死。茹店沟里时常发现的死尸，都是他们干的。阎日智的私枪很多，经常租给土匪使用，坐地分脏。后来阎日仁当了军长，阎日智拼凑些人枪当了旅长，驻在鄢陵一带，他的护兵马弁大半是土匪出身，仍时常回到临汝干那些抢劫绑票的旧勾当，赎肉票的人都跑到鄢陵旅部讲价钱毫不掩饰。

阎日智的儿子阎阎岑小名阎小五外号五阎王，豢养一部分悍匪，以连天生、连桂山为领袖，人都称他们为打黑团。无论任何人，如有仇人，想杀掉他，只要肯花钱，雇这个打黑团，钱一交清，不出几日就把仇人杀死。被杀者的家属，如不告状就算完事，倘若指名告状，全家都将被打黑团杀个干净。阎小五的"五阎王"外号就是从这里得来的。

阎日仁的三弟阎日礼在鞋头开一煤矿，强占农民的耕地，不出租钱，矿井开到那里就占到那里，谁敢抵抗，就派打黑团把这人杀掉。所用矿木一向不出钱购买，派护兵马弁到附近各村，无论谁家的树木，只要看着能用，就在树上用刀砍个标志，限期叫树主送到矿上，要是如期送去的话，还可以拉几车煤作偿价，如抗拒不送，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。农民人人畏惧，只有要命不要树了。

无论何人要有一块肥沃田地与阎家田地邻近，阎日礼总要千方百计把这块田地弄到自己手里。若田主不愿出卖，就是某甲的田地，某乙出名说是他的田地，卖给阎家，阎日礼也敢收买。这些小地主大概都是懦弱农民，斗既斗不过他，告又告不赢他，再加阎家的打黑团又可暗下毒手。这种纠葛经过阎日礼的走狗一面恐吓，一面劝诱多少给某人几个钱就算完事了。临

汝镇警察所长李耀华曾经对我说过，有一个农民（忘其姓名）有十五亩菜园地，与阎家的地邻近，恐被阎家侵占，不如早日卖给阎曰礼，经人说合议定地价，成立契约，先交一部分地价，等吃过“合食”后（地方习惯用地买卖成交后须由买主备一酒席请卖主和中证人，名为摆合食）才把地价交清，不料吃“合食”的次日，卖主向阎曰礼支取地价，阎曰礼竟说所有地价昨日已经交清，所有中证人都是阎曰礼的狗腿，都证明地价确已交清。阎曰礼开的京货铺的帐簿上也有登记，人证物证都很完备，阎曰礼反说卖主讹他，卖主和阎曰礼争执不过就大哭而去。

阎曰智的儿子阎小五豢养打鬃团啦，租给土匪枪枝啦，坐地分脏啦，侵占农民土地啦，真是无恶不作，人人很之入骨。阎曰智不但不加制止，反时常对人夸耀阎小五有才干，有本领，能弄钱，高兴的了不得。阎小五想吃水果，阎曰智就在开封、洛阳成箩的买水果，派人往家里送，阎小五喜吸鸦片和毒品，阎曰智就弄些上好的鸦片和毒品供给他吸。阎曰智如此鼓励阎小五。所以，阎小五的胆子越来越大，作的罪恶越来越多，竟至于败家灭门一败涂地。阎家通过强取豪夺，拥有肥田三四百顷之多，住宅占有临汝镇一角，有转圈楼房一百多间，周围相通。临汝是许昌到洛阳的通衢，时常有军人官吏经过，不是宿站，就是尖站，都要招待在他家里，他经常备有成堆的山珍海味，就是一次一百桌酒席，仓促之间也可以立即端出来。所有过客都是吃得好，住得好，满意而去。阎曰仁和他的兄弟子侄们应接不暇，好客之名远近皆知，其所以这样阔绰，是想借此讨好于过往文武官员，企图掩盖他们平日的不法行为。

抗战时期河南大学迁到嵩县潭头，孟守真是河南大学的教

授，他的侄子孟某（忘其名）在临汝县政府当科长，孟守真骑自行车想到临汝县城看望他的侄子，行至临汝镇以西茹店沟（此处低洼偏僻常有土匪抢劫路人）被土匪二人劫持，当时交通闭塞，陕洛一带商人都是骑自行车携带款项往安徽界首贩运货物。阎家养的团队，名为巡路，实际上是乘机抢劫贩货商人，这些情况时有所闻，因此商人大都结队来往，以防万一。孟守真衣着朴素，好象一个商人，阎家的团队搜检孟守真的身上并未带款项，骑的车又甚破旧，不值几个钱，就问孟守真是干什么的，孟守真说他是河南大学的教授，是往县政府的。这两个人就把自行车还给孟守真，又笑着说我们是和你开玩笑吓唬你的。孟守真就同这两个人一路走到临汝镇内，因无住处，这两个人就让孟到阎家去住，阎曰礼听说是教授，就用酒饭相待。孟守真人甚老实，看阎曰礼待他很好，闲谈之间，微露团队劫车的事，并建议对团队要严加约束，不可在路上吓人。阎曰礼一听这话，心中略为沉吟，毒计陡生，认为此人不可轻放，他是一个教授，又是县政府孟科长之叔，若放他出去，他在教育界政府方面一为宣传，不仅败坏阎家的名誉，并且招出后患。夜静之时就叫这两个人把孟守真拉到寨外杀死，埋在野地。孟科长许久不得他叔的消息，就认为是路上被土匪所害，并有人传说这事一定与阎家有关。孟科长曾托我代为查访，我也曾托临汝镇警察所长李耀华代为查访，也查不出下落，最后还是他家豢养的打蔸团连天声对人说出以上的情况，连天声曾予谋其事，所说当是事实了。

阎曰仁的儿子阎筱山，也曾当过团长，他知道阎家的行为，将来也总有被人告发的一天，为了想法补救，他在洛阳东车站北边建筑一所华美的房子，雇用伙夫勤务多人，专门支应客人。当时，第一战区长官驻在洛阳，各处来洛阳的高级军官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络绎不绝，阎筱山就拿出他的拉拢罗络的手段，无论平时相识与否，总要设法接近，请到他那里去玩或住宿、打牌叫妓各投所好。所以来往的军人官吏也乐意往在他那里，舒适快乐，又不花钱，都称阎筱山好结交朋友。韩复榘当河南省主席时，曾经查抄过阎家一次；刘峙当河南绥靖主任时，也曾经查抄过阎家一次，有人说经孙桐萱军长为之缓颊，才搁置下去未曾彻底究办，这也是阎筱山结交军人官吏得到的好处。

阎筱山有个年轻美貌的妾，有时也帮同阎筱山招待客人，大家也很喜欢同她玩笑。洛阳专员李杏村曾作过商震部下的师长，又是当时一个有权力的人，阎筱山就极力巴结他。李杏村藉此时常往阎筱山处玩，不久就和阎妾勾搭上了。只和阎筱山的妾发生关系，李总以为未足因为阎筱山之妾手中有很多的积蓄，李杏村派团队保护阎妾到鳖头阎家煤矿上坐收煤款，又把矿上的机器运走一部份，得了许多钱，李杏村既要贪色又想得财就非把阎筱山置之死地不可，才能把妾据为己有，就才能把阎家的钱骗到手中，遂唆使阎筱山之妾出名，把阎筱山父子叔他们的种种罪恶列举出来，向军风纪巡察团控告。巡察团长金汉鼎认为阎筱山一家的人都是穷凶极恶，就准予拿办阎家现有的人。在临汝县城由巡察团、高等法院和当地驻军派兵组成审判机构，将阎日义的儿子阎瑞卿拿获（当时阎日仁、阎日礼早已死去），当即出示招告，一日之内，就收到被害人的诉状一百余张，而继续控告者仍是不绝。正在定期开审，适逢日寇逼近临汝，飞机轰炸日有数起，各机关都在准备迁移，金汉鼎就把这个刚组成的审判机构即行解散，把已经拿获的阎瑞卿面交鲁山县省政府所在地枪决。阎小五早在金汉鼎来临汝前，已由县长左宗濂抓获，经汤恩伯批准枪决。阎日智侥幸漏网，潜逃外地，迨全省解放后才被解放军押回临汝镇枪决。

阎家被告发拿办后，阎锡山不敢出头，李杏村就和阎妾实行同居。全国解放后曾有人在开封大街上遇见阎锡山，他说要往天津和几个朋友投资办什么化学工厂，究竟是否到天津或流落他处，以后就毫无所闻了。

阎阁岑伏法始末

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　左宗濂

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华中各省，醴陵程潜将军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。我在长官部担任机要科科长，常在卷宗中发现河南群众指控临汝恶霸地主阎阁岑，杀人越货，贩毒走私，奸淫妇女，招募队伍等罪行，此系地方案件，多发交省政府处理，当时军事正紧，无暇查问结果。

一九四三年我由荥阳县长调任临汝时即有友人相告：临汝恶霸阎阁岑，以国军团长身分，横行霸道于乡里，作恶多端，气焰嚣张，恐为大患，嘱我注意。至此我始知当日所见控告文词，确有所据。到任之后，详询情形，地方士绅吞吐其辞，颇有谈虎变色之感。调阅案卷，则阎阁岑控案盈尺，从未传讯，积累已经多年，皆已不了了之。经明查暗访，始将阎氏家门，及阎阁岑所犯罪恶，得知大概。

阎阁岑先辈兄弟六人，阎曰仁曾在赵倜部下任军长，阎曰礼在直军张治公部任旅长，阎曰馨（即阎阁岑之父）曾任某部军需处长，阎曰信在乡管家，鱼肉乡里，称霸一方，由来已久。阎阁岑承父兄之余荫，亦曾钻进部队，抗战后，依附河北皇协军刘昌庆充任伪团长。刘受抚后留在河北游击，阎阁岑潜回临汝，招募队伍，藉有军职，如虎添翼，作严乡里，变本加厉，而当时河南正军事吃紧，各级官吏，终日惶惶无力顾此。阎阁岑敢于目无法纪，横行乡里，其原因所在。阎阁岑尚有一

堂兄名阎筱山，充任第三集团军总部驻洛阳办事处主任，交结要津，亦为阎阁岑作恶增加气焰。

阎阁岑家拥有田产千顷（汝人称为挂过千顷牌）还不满足，每年强将毗邻田地掠为己有，致使有人鸣锣找寻田亩。或以高利贷滚利，强以贱价肆行兼并，或于荒欠之年勒购田地。阎家田地之多，延及伊川、登封、宝丰、郏县各处，此其罪一。

阎阁岑以军职身分，往来黄河南北，每以沦陷区运携大宗烟土海落英、白面、红丸之类，在内地贩卖，违背法令，毒害人民，以牟取暴利，此其罪二。

阎阁岑所居临汝镇地方，系宛洛交通要道，来往商运行旅所必经，阎阁岑指使其豢养的匪徒拦路截劫，杀人灭口，坐地分赃，形同寨主，此其罪三。

阎阁岑性好淫色，奸淫邻近妇女，并迫令其亲属把门，致令受辱者含羞自尽，不敢声张，此其罪四。

阎阁岑豢有打手多人，往往代为打孽，勒取报酬，每因小仇小怨杀人报复。有王天辅一家八口为其所杀（王母年已八十，于阎阁岑正法之后，亲到刑场，掇食阎犯脑髓，其怨之深至于如此）其所残害人命，究有若干，实难计算，此其罪五。

阎阁岑所居地方，人称阎公馆。崇垣朱户，四角高建碉楼，私蓄武装打手数百名。被捕之后，经驻军搜出机枪四挺，步枪两百余支。其意之所在，即组织叛乱，危害国家，投敌作伥，俟机内应，此其罪六。

阎阁岑家除田地之外，在洛阳、许昌各地尚有商店、当铺，可谓富甲全县，从不完粮纳税、担负任何差派，并且向所居乡镇，要索军粮，勒派夫役，此其罪七。

综合以上各款，已属罄不容诛，更况日寇虎踞北岸，一苇可

瓶，临汝地当衢要，敌所必侵，若任阎阁岑潜伏内地，拥有武装，势必为敌利用，贻害之烈，不堪设想。我思索再三，认为决不能再事姑息，将阎阁岑铲除，不仅能平民愤，而且还能消隐患。明知阎阁岑家门鼎盛，势焰炽人，于我个人极为不利，但正义所在，职责攸关，个人安危，似不应措，而本县自卫队不足两百名，权衡力量，实有不敌，非借外援，难于成功。因一再央请驻军派队协助，几经周折，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日夜间，将阎宅包围，勒令交阎阁岑归案。阎氏闭门拒捕，旋致开枪。临汝镇镇长王殿选往来劝喻，晓以利害，始获就范。终将积恶如山之要犯逮捕归案。私心为之一慰。此阎犯被捕之经过也。

阎阁岑归案之后，就具被控各款，传集原告多次质讯，证据具在，无可狡赖，阎阁岑始一一供认不讳，阎犯被讯之初，昂首阔步，气焰嚣张，似仍有所恃而无恐，其平时犷悍凶顽欺压乡里，可以想见。

当时法律，县长无直接生杀之权，必须取判呈报省保安处核准。我具报将近一月，并无批示。据私人传说，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未予同意，因已首先入之言，我又即驰赴鲁山，向李主席陈述经过，请求批准正法，以伸民愤，而李主席含糊其词，谓现在作战时期，后方应求安定，贵县长何必急于此案。言外之意，似有责难。我又就商民政厅长方策（方是当时省政府中唯一好官）始知阎阁岑之堂兄阎筱山早几日曾来鲁山为李培基祝寿，此所以不得批准也如此。省保安处既无批准之文，则阎阁岑即无正法之望。长久羁押，防范为难，外间谣传有人劫狱。我处于骑虎之势，深感善政之不易为，徒令人气短。

一九四三年十月下旬，距阎犯被捕已将四十日，恰值第一战区副长官汤恩伯由叶赴洛，道经临汝，我得讯后，即于二十

里铺迎候，当将阎犯罪恶详细面述，请以地方人民为重，准将阎犯正法。汤亦顾虑重重，迟迟不答。我当时迫于情势，立向汤长跪恳求，声泪俱下。同行者尚有中美训练班主任文强，亦代为呼吁，汤始在签呈上批准枪决二字。我送汤走后，立即回县发令警戒，签提阎犯绑赴刑场，执行枪决。群众观刑，几于万人空巷，无不举手加额，共庆除去一毒（照有行刑相片有案备查）。至下午四时，洛阳长官部来一电话，系参谋长李某，为阎说情，我答已经服法，始悻悻而罢，如我稍事延慢，则必又生枝节矣，唯办事之难如此。

一九四四年三月，第一战区成立军风纪视察团，主任金汉鼎（云南军阀）竟听信阎筱山等人一面之词，谓我擅杀在职军人，越权违犯，咨请省政府查办。而李培基明知案经汤恩伯批准，居然将我停职调省。于是我又因此而获咨离汝。国民党政权之下，好官之不可为，好事之不可做，正义之道之不行于世，竟至如此。能无慨乎。今则磨秽刮垢，旋乾转坤，已三十年。距我办案时四十年矣。因补记始末，亦地方之一史料也。

1982年12月20日记于长沙

阎竹林抢杀我家的经过

王晓岚

临汝镇阎府，是临汝、汝阳两县的头号恶霸，他依仗权势，独霸一方，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尤其阎五少（阎阁岑、阎竹林）更是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我家的悲惨遭遇，就是阎府的罪证的一斑。

我家世居汝河南十字路村，祖父王天辅早年去世，是一位名著乡里的医生，我大祖父王天成，二祖父王天顺，三家早已分门另住。

我八、九岁时，三家共有二十三口人。水浇地六十余亩，旱地百余亩，紧临严子河，地边鬼柳树一、二百棵蔚然成林，在当地也算殷实人家。

一九三六年我村甲长王汝太勾结王富等人（阎五少的护兵）将我们家的六十余亩水浇地连同一、二百棵大树卖给了阎五少，自此，秋麦两季，阎家派武装去抢收庄稼。不定时的去砍伐大树，运往阎府。并声称：要将我们秫秫糠净仁赶出家，眼看着良田被讹，粮食被抢，树木被杀。起初我家还以为阎家是临汝的大户不会欠这点土地，可能是下面人搞的鬼。想只要与阎府说点好话，事情会得到解决的。因此，我二祖父就央亲托友给阎府送礼说情。结果当面讲要查处，但仍继续抢粮杀树。在逼得无路可走时，只得打官司了，谁知告到县衙，过堂时只有原告，不见被告，最后还是把土地判给了阎家。真是呼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只得上诉到洛阳地方法院。在洛阳幸喜遇到了少壮派律师郝清源讲义气，抱

不平替我家出庭辩护。结果官司打赢了。当地方法院判决书下达到县，县政府压住不发、等阎家做好准备，派人暗杀的前夕，我们才接到判决书，在欣喜若狂的时刻，大祸也临头了。

一九三八年夏，农历四月十八日下午喂牛时，我家正在场内打麦，我和父亲往场里送“错汤”，父亲提着馍篮和汤罐，我端着辣菽水，刚到场内，没有料到，在朗朗乾坤的光天化日之下，万恶的枪声，家里、场里响成一片，当我回头看时，我父亲已被打死。我身后几支步枪在对着我，只听啪一下，瞎了火，我顾不得丢碗就跑到三、四丈长的麦廪后面仅有一、二尺宽的场边。这时麦廪两头都有步枪在瞄着我，两头都是他们的人，一时没法开枪。这时我就翻过场边一、二尺高的石隔子，跳进麦茬地向南跑去，啪啪的枪声从我身后响起，噗噗的弹头扎进我身边的麦茬地里，扬起了一窝窝的尘土，说也奇怪，幼稚的我，一点也不害怕，只想着子弹是直打的，我只要左右拐着跑就不会被打中，就这样跑了半里上下，回头看时，只见我叔父距我百十米在后边跑（他是从家中后院翻墙后与我跑在一条路上的），见他跑到一座石碑后，蹲下了，从腰里掏出了手枪（一响撸），追击者见我叔父带有武器，不敢再撵，当我跑了三里到娘庙村我舅父家时，刚把发生的事情说明，叔父也到了，把我藏到别人家后，舅父、叔父去腾店报案去了。事后才知道父亲惨死在麦场里，母亲和弟弟妹妹均被杀死在家内。我姑母翻墙跳往隔壁时身中三弹，掉在别家的厕所里（未死），我大伯被枪杀在大门外，大母被杀死在屋里，我二祖母和一个堂弟被杀于大门口，三家这次一共被杀死八口，重伤一口。我祖母串门子不在家，保住了性命。我二祖父在枪响前几分钟发现隔墙有持枪的人，迅速关闭了二门保住了几口人。我堂兄外出归途中因追赶脱缰的骡娃，暗杀团拦路截杀未遂。后来得悉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